

从仿刻视角考察近年甲骨作伪现象^{*}

张 然 刘燕茹

内容摘要:从仿刻角度出发判断甲骨的真伪,不仅可以提供充足的证据,还有助于观察作伪者的作伪水平与作伪手段。运用这个方法,本文新发现甲骨伪刻15版,其中《辑佚》415、《辑佚》603、《殷遗》134是近些年民间作伪者依照蓝本仿写的伪刻。结合若干实例,总结甲骨辨伪的三点体会,即:研究早期伪刻时要注意将不同版上的辞例刻写在同一版上的仿刻;对民间收藏甲骨辨伪时应以文例为主多角度辨伪;作伪者的契刻水平不等于作伪能力。

关键词:甲骨 辨伪 仿刻 民间收藏甲骨

甲骨辨伪是甲骨文整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基础工作。无论是私人收藏还是博物馆馆藏,只要是非科学发掘的甲骨材料,都有掺杂伪片的可能。《铁云藏龟》作为第一部甲骨著录书,已出现4版伪刻^①。董作宾《方法敍博士对于甲骨文字之贡献》是第一篇讨论甲骨作伪的理论性文章,归纳了早期甲骨作伪发展的六个阶段^②,影响深远。此后,又出现一系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南公家和民间藏甲骨的整理研究”(23&ZD310)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即《铁》57.1、《铁》84.1、《铁》130.1、《铁》254.1。前三版由董作宾指出(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艺文印书馆,1965年,第61页),第四版由严一萍指出(严一萍:《甲骨学》,艺文印书馆,1978年,第403页)。另有《铁》256.1,董作宾视为伪刻,周忠兵认为非伪(周忠兵:《从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实物看早期甲骨的作伪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3期,第102—113页)。

②董作宾:《方法敍博士对于甲骨文字之贡献》,《图书季刊》新第二卷(1940年)第3期,第321—322页。

讨论甲骨辨伪的文章,大部分针对作伪初期的材料,取得较多成果^①。近年来,随着私人收藏甲骨陆续公布,其中不乏伪刻,使我们对当下甲骨作伪有了新的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仿刻(专指近人以牟利为目的,追求以假乱真且有蓝本参考的伪刻)不包含习刻(习刻属于真辞,部分也可以找到抄写的蓝本,只是契刻者技法成熟度不够,字体拙劣,行款杂乱),与青铜器的仿造、复制也有不同(仿器是因宗庙祭祀或日常生活等方面使用需要,按照先秦两汉时代铜器特点进行制作,所铸器物不必完全像被模仿的器物,器形和花纹方面大体相似即可^②)。

一、《辑佚》《殷遗》辨伪三则

1.《辑佚》415 抄自《合集》32463(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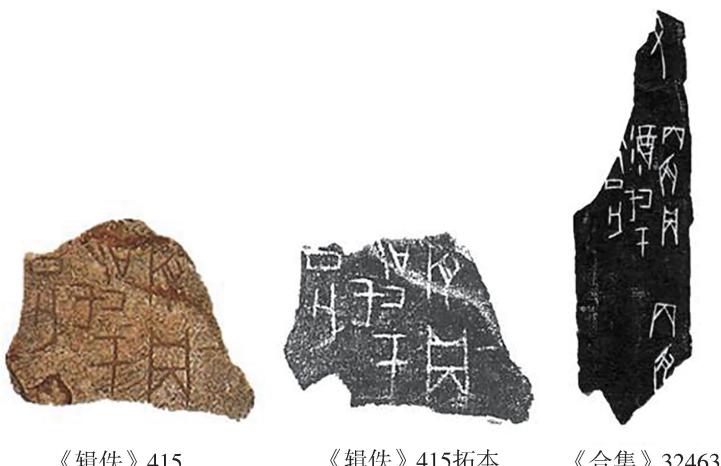


图 1

《辑佚》415 原书释文为“…辰贞酓岁于…丁亡…”,整理者除标注释文外,未做其他介绍。《合集》32463 又见于《粹》177,释文为“丙辰,贞:酓岁于大丁亡…/…又…”。

《辑佚》415 该版正面有盾纹,应属于龟腹甲;《合集》32463 为胛骨,字体属于历组二类。对比发现,《辑佚》415 与《合集》32463 中第二条卜

^①详参赵红蕾:《甲骨刻辞辨伪研究成果汇总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何景成指导),2016 年。

^②杜廼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第 139—140 页。

辞内容高度相似,但前者无“丙”“大”两字,“肜”为残字。字体上,《辑佚》415 笔划多见折笔,“贞”字腹部较为宽阔,“肜”字残留的“酉”偏旁,其左右两画相交呈倒三角形,与《合集》32463 特征吻合。综合以上特点,《辑佚》415 字体趋近于历组。不过,“贞”字竖笔较短,比例失调,与历组二类的典型字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肜”“岁”“亡”等字形虽与《合集》32463 相似,但“岁”字位置偏左,这与历组二类整饬的布局习惯不合。此外,历组卜辞通常刻写在胛骨上,鲜见于龟甲,目前仅《合集》20994 可能是例外^①。鉴于《辑佚》415 有明显的盾纹,材质为龟甲,故可判断该版是仿胛骨的伪刻。

2.《辑佚》603 抄自《合集》30040(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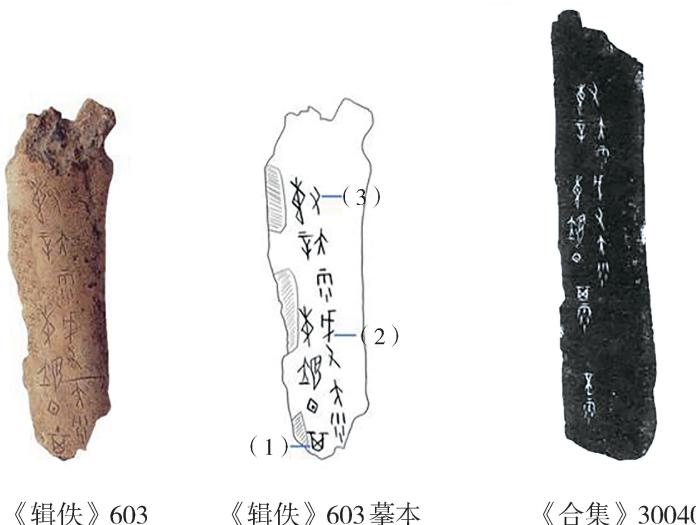


图 2②

《辑佚》603 原书释文为“…其…/惟翌日戊有大雨/惟辛有大雨”;《合集》30040 又见于《粹》676、《善》7564,释文为“不雨/其雨/庚翌日戊又大雨/庚辛又大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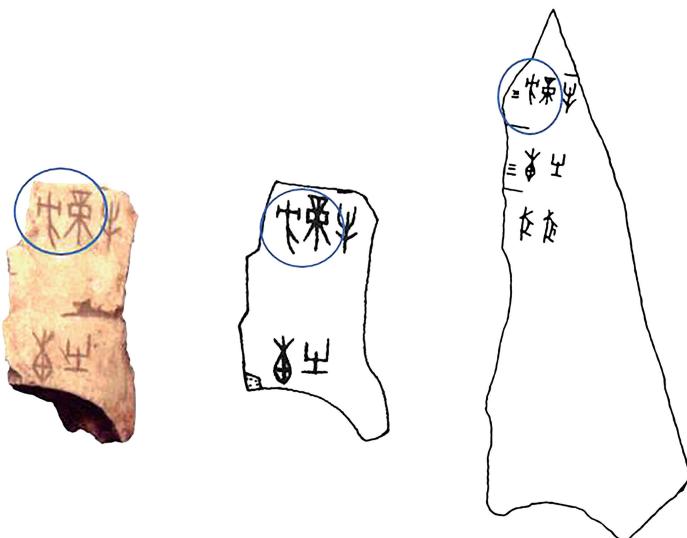
两版卜辞均刻于骨条。《辑佚》603 除缺少“不雨”一辞外,余下内容皆与《合集》30040 相同。《合集》30040 属于无名黄间类卜辞,此类字体笔画棱角明显,字体秀气。笔者认为《辑佚》603 应该是仿刻,理由如下:

^①蒋玉斌:《记一版罕见的历类背甲刻辞》,《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4 期,第 103—107 页。

^②摹本阴影部分是反面的钻凿。为方便下文的说明,将其摹出。

首先,《辑佚》603 的刀法不够娴熟,笔画生硬,字体笨拙,特别是“翌”“戊”等字写法与无名类有较大出入。“翌”在无名类多写作“”“”,偏旁“翼”形肩部与底部多带有折笔,棱角鲜明,而仿本中“翼”肩部则为直笔,与宾组字体相似;“戊”字在无名类中主要有“”“”“”三种类型,无名黄间类则以“”为主,杫身弯曲且贯穿樽部,而仿本中的“戊”字杫身则为直笔。其次,《辑佚》603 反面有三个长凿切面,这些切面大致与正面三段刻辞对应,而第二段刻辞位于骨条第二个卜兆中下方,这与常规的文例不合。因此,《辑佚》603 应是仿刻。

3.《殷遗》134 抄自《苏德·德》189(见图 3)



《殷遗》134

《殷遗》134摹本

《苏德·德》189摹本

图 3

《殷遗》134 原书释文为“方帝一牛/庚…虫”,又见于《奥缶斋》058;《苏德·德》189 释文为“方帝一牛。三/庚豕虫。三”。

《殷遗》134 刻于胛骨臼边,《苏德·德》189 位于骨颈附近。整理者将《殷遗》134 归入宾组,可从。不过,《殷遗》134 仍有两处可疑之处,理由如下:首先,《殷遗》134“方”字可疑,与真刻辞笔画不合。“方”中间的竖斜笔往往一笔而成作“”“”等,而《殷遗》134 中“方”作“”,笔画笨拙,竖笔内折,不似一笔而成;其次,“帝”字形也较为怪异,“帝”在宾组中主要有两种字形:A:;B:,A 用为神名,B 用作祭名。宾组卜辞中 A、B

两种形体分工明确，“禘祭”之“禘”只用 B 形。在宾组卜辞中 A、B 两形共同的特点是中竖笔与两斜笔都是一笔而成，三笔交叉；到了历组、出组逐渐变成两笔作“帝”。《殷遗》134 的“帝”字两条斜笔显非一笔而成，这类现象在宾组未见。只有《苏德·德》189 中“帝”字形与《殷遗》134 类似，作“帝”。两版行款相同，内容同文，即便是同文或成套卜辞，这类字形出现两次也难免会令人生疑。笔者认为《殷遗》134 是以《苏德·德》189 为蓝本的仿刻，而且在以往认定的伪刻中的确出现过以《苏德·德》作为仿刻底本的实例，如《奥缶斋》070 仿自《苏德·德》79^①。因此，极有可能《苏德·德》189 中“帝”字是摹写有误，作伪者不知，依错误字形仿刻^②。

二、早晚期伪刻特征对比

早期甲骨伪刻的特征前人总结已经比较完善，例如：材质方面喜用个头较大的胛骨；内容上从最初的杂凑单字到成篇幅全文仿刻；刻写方面喜在真卜辞附近掺杂伪辞、或将不同版上真刻辞拼凑在同一版，甚至在真字中添加笔画构成伪辞^③。私人收藏中的伪刻绝大部分都是仿刻，并且所用蓝本都是从《合集》择取，蔡哲茂、朱歧祥、刘玉双等学者都有文章讨论^④。笔者在其基础上对晚期伪刻特征提出如下意见，以作补充：

1. 龟骨并用，截取辞例

在 1920 年之前的伪刻中，不论是杂凑单字的伪刻，还是根据蓝本抄

① 张然：《奥缶斋所藏甲骨整理与研究（一）》，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门艺指导），2023 年，第 132 页。

② 《苏德·德》189 原骨藏于德国西柏林民俗博物馆。郅晓娜老师告知：《苏德》摹本有误，“帝”字的确有三条竖笔，交叉一点作“帝”；“方”字顶部还有一条横笔作“方”，摹本亦未摹出。《殷遗》134“方”“帝”两字与《苏德·德》189 原骨字形不同，而与摹写有误的摹本一致，可知确为仿刻。

③ [日] 松丸道雄：《甲骨文伪造问题新探》，《古文字研究》第 6 辑，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80—400 页。蒋玉斌：《甲骨文字证真例说》，《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 9 辑，巴蜀书社，2019 年，第 36—51 页。马尚：《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证真二十五例——兼谈早期流转甲骨伪刻的作伪特点》，《文献》2022 年第 1 期，第 68—90 页。

④ 朱歧祥：《甲骨文辨伪一例》，《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第 1 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39—44 页。蔡哲茂：《〈洹宝斋所藏甲骨辨伪二则〉订正》，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08 年 11 月 10 日。刘玉双：《浅谈民间甲骨》，《甲骨文与殷商史》新 8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554—569 页。

写的仿刻,作伪者绝大部分都刻写到胛骨上,并且骨形较大。而到了1930年仿刻盛行时,这时期使用龟甲的比例才逐渐上升,作伪者不考虑龟骨形态,而根据蓝本辞例行款、内容量选择与之空间近似的龟或骨。近年所见伪刻中龟甲与胛骨的使用比例已经无太大差别,如果仿刻蓝本的材质明显,选材方面会倾向于蓝本。如果蓝本材质难以判断,其轮廓也会与蓝本接近。在择取辞例时,仿刻者或成篇幅仿刻,如《奥缶斋》070;或选取辞例较少、截取某版卜辞中某条卜辞进行仿刻;还有部分作伪者依蓝本行款择取个别字,故意刻写成残字,如《奥缶斋》003^①、本文所揭《辑佚》415等。作伪者通过减少有效信息的方式,降低蓝本被发现的概率,从而达到乱真的效果。

2. 知晓文例,注意边缘处细节处理

在早期的伪刻中,作伪者能够依照原款仿刻,但在布局与残字的处理上仍显得不够成熟。以北图387、北图11178、北图11965为例,这几版字形抄写准确,作伪者也注意到界划线的存在,然而,这些伪刻的上下端却余留过多的空白,使得伪造痕迹明显。相比之下,《奥缶斋》070、《辑佚》415、《辑佚》603、《洹宝》300等布局较为规整,边缘处多刻写了残字,显得合理。除了刻写残字,作伪者还会在骨片边缘添加残笔,如笔者新发现的伪刻《奥缶斋》061(见封二图1)。作伪者在抄录《合集》33039内容后,又在右侧增添了两处残笔,制造断裂的假象,以此增强真实度。更有证据表明,有的作伪者已初步掌握序辞与卜兆对应关系^②,常在卜兆或断边附近刻写序辞,这是早期作伪者难以做到的。

3. 准确控制书体风格与字口

不论是早期的还是近些年所见的仿刻,作伪者在字形摹写上大体能够做到准确,但在书体风格上仍不够老练,多数仿刻的书风都与宾组风格相似。然而,有少部分作伪者能较好把握书风。试以下面两版相较(见封二图2):这两版现为安阳民间收藏者所有,均仿自《梦斋》77(黄组),前一版为龟甲,后一版为胛骨。由于《梦斋》77表面漫漶,整理者将“往”字摹释为“之”,两版仿刻均沿袭了这一错误。散见1字体生硬,字口呈V形,书风与黄组迥异。相比之下,散见2的契刻水平较高,字形摹写精确,

^①《奥缶斋》003仿自《合集》13751(展翔:《甲骨辨伪拾遗及相关问题讨论》,《第八届出土文献研究与比较文字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论文集》,西南大学,2018年,第186页)。

^②详参张然:《奥缶斋所藏甲骨整理与研究(一)》,第138—139页。

行款布局合理,辞例合于文例,笔画平滑流转,字口鲜有崩裂现象。以往学者常以字口边缘的剥离状况判断卜辞真伪,但此标准并非甲骨辨伪的绝对依据。

4. 有改编为新奇文辞的伪刻

董作宾归纳的甲骨作伪发展六个阶段,基本符合伪刻的发展脉络,前五个阶段总体符合当时实际情况^①。然而,是否有作伪者能够达到“改编为新奇文辞者”的水平,至今未有确证。有学者指出《辑佚》诸版为作伪者通过截取、转抄组合而成的新辞例^②。不过,这些骨片有的可以与旧材料缀合,有的新见辞例内容衔接,刻写合于文例,应该都是真辞。近期我们发现一版伪刻,应存在新奇文辞的现象(见封二图3)。

散见3似含两条卜辞“甲…贞…… 一/寅卜…勿…溺…”,均为残辞,行款大体无误,字体近宾组。该版有一条盾纹,反面有一处完整的灼烧面,正面无卜兆。若依刻辞书写方向,即使正面有兆枝,序辞也会紧贴兆枝,这种现象不合文例。整理过程中,我们将反面泥垢清理后发现有两个灼烧面,左侧灼面已经脱落,仅留洼面与长凿切面,故该版应是左腹甲。将这版依照龟甲形态正确摆放,则发现刻辞与卜兆方向不符,不合文例,应全是伪辞。下辞“甲…贞…… 一”,似择取于《合集》4417并更改刻写方向;上辞“寅卜…勿…溺…”未见蓝本,疑为作伪者自创或杂糅而来。卜辞中常见“勿…溺”(《合集》17959)、“弱溺用”(《屯南》2219)、“弱溺”(《上博》2426. 410)等残辞,“寅卜…勿…溺”符合真刻辞辞式,文意大体可以读懂。因此,此版至少杂糅三条不同辞例。可见,目前确有作伪者能够创造简单的新奇文辞。

三、研究甲骨伪刻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1. 研究早期伪刻时要注意将不同版上的辞例刻写在同一版上的仿刻 早期仿刻中有一种较特殊的现象,即将不同版之辞例集中刻写于同

^①以往学者多不赞同在1912年之前有人能够“仿刻全段而依原款式者”,此说不确。

大英博物馆有一版方法敛所购伪刻(编号: OA+207),刻写时间在1909—1911年左右。经笔者考察,该版仿自《怀特》452或更早拓本。

^②朱歧祥:《甲骨辨伪——读〈殷墟甲骨辑佚〉》,《中国文字》新35期,艺文印书馆,2010年,第1—42页。

一版中,这些辞例在伪骨中的位置又与蓝本相近,例如《新乡》76^①、《上博》47645.1^②、《三峡》F6 等。不过,还有部分伪刻是仿照不同批材料中的卜辞拼凑成一版。如北图 11954,该版为善斋藏品,整理者已指出是伪刻。骨臼右侧“辛巳贞:自上甲𠂇”抄自《明后》2477。《明后》2477 是条残辞,“𠂇”后一字残泐,拓本不清,作伪者无法拟补,行款与真辞相同。骨条处有伪辞,据其行款至少有三条即“𠂇/弔受/弔令”。“𠂇”应是“𠂇𠂇”之残,作伪者未能拟补;“弔受”“弔令”在辞中都比较常见。

2. 对民间收藏甲骨辨伪时仍应以文例为主多角度辨伪

近年出版的民间收藏甲骨著录中大部分的伪刻是可以寻找到底本的仿刻,但仍有不少未有或未找到底本的伪刻。这些伪刻内容少、多残字且为常见字,如果形体没有明显失真,很难有足够的证据判断是伪刻。艾兰曾指出伪刻的刻口呈锯齿状,且有细小缺损^③。这一方法后来多被学者在实践中应用。不过,随着彩色照片的不断公布,此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合集》21258、《合集》37358 等,这些真刻辞的字口边缘也有崩裂现象。我们在整理过程中也见到部分真辞有类似现象。然而,上文所举封二图 2、图 3 两版伪刻,笔画圆转,字口鲜有崩裂现象。再以《奥缶斋》006(见封二图 4)为例。这版属于龟甲,“贞”“鬼”两字较为怪异,比较可疑,通过显微观察,两字的字口未见明显的崩裂现象,故不能据字形直接判断为伪刻。对于《奥缶斋》006 可从文例结合形态角度证明是伪刻。该版若以正面刻辞为正方向,反面长凿应该位于灼面的左侧;但从(调整前的)反面照片看,左侧有完整的灼面轮廓,无长凿切面残留,且齿缝位于钻凿左下侧,与龟甲形态不合。笔者认为,《奥缶斋》006 应在原图基础上逆时针旋转 90°才是这版龟甲的正确摆放形态。如此,《奥缶斋》006 正面刻辞则向右上倾斜,与文例不合,应是伪刻^④。由此可见,真辞的字口无

①《新乡》76 抄自《写》142、《写》143、《写》147(张然:《奥缶斋所藏甲骨整理与研究(一)》,第 137 页)。

②蔡哲茂:《〈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辨伪举例》,《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12 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88—97 页。

③[美]艾兰:《论甲骨文的契刻》,李学勤、齐文心、[美]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下编)》,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03—245 页。

④《洹宝》163“鬼”写作𠂇,《奥缶斋》006 除了仿自该版,不排除《洹宝》163 也是伪刻的可能。

崩裂并不是绝对现象,伪辞的字口也并不一定都有崩裂。因此,在整理私藏甲骨时,对于那些内容少、多残辞的骨片应该结合文例信息、形态与笔画形态综合判断真伪,不能单纯依赖字口边缘是否有崩裂现象判断,这就凸显了著录甲骨反面与侧面照片的重要性。

3. 作伪者的契刻水平不等于作伪能力

契刻水平是指作伪者利用刻刀在骨面上刻写字形的能力,作伪能力除了契刻水平还应包括卜辞文例的掌握程度、作伪手段的运用等。在《英藏》中,可见很多杂凑单字的伪刻^①,而罕见辞例完整之伪刻。有的伪刻有蓝本,作伪者虽认识少量的常见字,但不识辞例,只能杂凑抄写。《英藏》2506、2560这两版应该是作伪者根据黄组卜旬辞的句式进行抄写的伪刻,前几列按照卜旬辞句式由甲至癸重复刻写,其余又按照卜旬辞的命辞及占辞拼凑成一版。笔者见到数版仿刻干支表与家谱刻辞的伪刻,时间大体在1910年左右,但这些记事性刻辞与卜辞在文例上有较大区别,仿刻较为容易。因此,这类仿刻并不能真实体现当时的作伪水平。1920年后所见的伪刻有不少仿刻,有的字形失真,但大部分能摹写出完整辞例,如北图11964、北图11178、北图11150、北图12857等。这些仿刻真实展现了作伪者在掌握甲骨文例上的进步。

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真品,对于伪刻的探讨则显得相对薄弱,往往低估了作伪者的学习能力与接触实物的便捷性。因此,在研究伪刻时,应当重视对仿刻的考察,仿刻不仅可以直观反映作伪者的造假手法和思路,还可能间接提供一些未著录的文本材料。

结语

综上,《辑佚》415、《辑佚》603、《殷遗》134都是近些年所产生的伪刻,且这些伪刻都有蓝本可寻。通过对近年来所见伪刻的研究可知,当前甲骨伪造仍然以仿刻为主,但在作伪习惯上与早期有了显著不同。一些作伪者已经能够创造出新奇文辞,这既展示了他们在伪造技术和契刻技艺上的进步,也反映了他们对甲骨文例和辞例的理解与掌握。在仿刻方面,作伪者不再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更加深入地观察和分析蓝本,力求逼真效果的同时又增添自己的创意。为了达到乱真的效果,作伪者倾向于使

^①如《英藏》654“庚寅卜贞”、《英藏》568“壬子王卜”、《英藏》997“己酉卜宾”、《英藏》1178“壬戌王卜”等都是简单仿刻,字形大体无误。

用细碎龟甲，择取辞例，调整行款。水平较高的作伪者能够熟练掌握不同组类的字形特点，精准控制笔画字口，巧妙地将常见辞例杂糅，创造简单的新奇文辞。这些现象为学界未来甲骨整理工作提供重要的借鉴与警示。

附录1：笔者新发现伪刻统计表

序号	编号	蓝本
1	《辑佚》415	《合集》32463
2	《辑佚》603	《合集》30040
3	《奥缶斋》003 ^①	《合集》13751
4	《奥缶斋》006	
5	《奥缶斋》008	《合集》565
6	《奥缶斋》061	《合集》33039
7	《奥缶斋》070	《苏德·德》79
8	《中历》F20+F21+F26 ^②	《安明》2342
9	《殷遗》134=《奥缶斋》058	《苏德·德》189
10	《新乡》76	《写》142、《写》143、《写》147
11	《安博》234 ^③	
12	北图 387 ^④	《京人》2284

①该版为背甲，原甲应右旋或左旋 90°。

②笔者曾将《中历》F20、21、26 三版缀合，经杨熠提醒，蒋玉斌早于笔者缀合，只是尚未公开，故不再发表。后又见夏虞南将其缀合（《〈中历藏〉甲骨缀合三则》，《纪念甲骨文发现 12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庆祝古代史研究所建所 70 周年、山东博物馆建馆 70 周年会议论文集》上，山东博物馆，2024 年，第 299—308 页）。

③本版可疑，应是伪刻（杨熠告知：从反面照片和拓本来看，这版的钻凿也颇怪异。宾类的钻凿一般是钻的纵向长度小于凿的纵向长度，但这版似乎看不出这一点，如果是钻皆向左，那么右侧一列的肯定是钻，其纵向长度几乎等于左侧的凿，不合常理）。该版不成辞例，序辞与兆辞刻于龟甲反面，这类现象似未见。一般来说，兆辞周围应有序辞存在，本版未见序辞，且亦无灼烧痕迹。本版于 2002—2003 年收购于徐利华处（安阳博物馆编：《安阳博物馆藏甲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 年，第 5 页），应该不属于早期伪刻。

④这版字体整体规整，反面钻凿大体对应正面辞例。不过，《京人》2284 属于历组二类，而北图 387 整体书风属于宾组，“贞”“王”与宾组字形相似，“寅”字形更是无名类特有风格，与历二类风格差距较大。《京人》2284 右下角有“父”字，北图 387 下方未见且有较多留白。

续表

序号	编号	蓝本
13	北图 11150①	《明后》2537
14	北图 11178	《京人》2142
15	河南博物院网 330②	《合集》33530

附录 2:本文引用甲骨著录文献简称全称对照(以简称音序排列)

《安博》——安阳博物馆编:《安阳博物馆藏甲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 年。

《安明》——许进雄编著:《明义士收藏甲骨文字》,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2 年。

《奥缶斋》——陈子游:《奥缶斋》,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年。

《合集》——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3 年。

《怀特》——许进雄编著:《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9 年。

《洹宝》——郭青萍编著:《洹宝斋所藏甲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年。

《辑佚》——段振美、焦智勤、党相魁、党宁编:《殷墟甲骨辑佚——安阳民间藏甲骨》,文物出版社,2008 年。

《京》——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群联出版社,1954 年。

《京人》——[日]贝冢茂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9 年。

《梦斋》——《路东之梦斋藏甲骨文》,中国嘉德 2005 年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2005 年。

《明后》——[加]明义士著,许进雄编:《殷虚卜辞后编》,艺文印书馆,1972 年。

《三峡》——宋镇豪、黎小龙主编:《重庆三峡博物馆藏甲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上博》——上海博物馆编,濮茅左编著:《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

《苏德·德》——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卷二《德国西柏林民俗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 年。

《铁》——刘鹗:《铁云藏龟》,抱残守缺斋石印本,1903 年。

《屯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 年。

①《明后》2537“王”后一字为残字,似为“令”或“今”字,北图 11150 刻为“白”,不确。

②据《京人》4421 或更早的拓本仿刻。

《写》——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历史语言研究所石印本,1928年。

《新乡》——李运富主编:《河南藏甲骨集成·新乡市博物馆卷》,河南美术出版社,2024年

《殷遗》——宋镇豪、焦智勤、孙亚冰:《殷墟甲骨拾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英藏》——李学勤、齐文心、[美]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下编)》,中华书局,1992年。

《中历》——宋镇豪、赵鹏、马季凡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承周忠兵、郅晓娜、杨熠、喻威、林康等师友及外审专家提出诸多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张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刘燕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甲骨文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奥缶斋》061

《奥缶斋》061拓本

《合集》33039

图1



安阳民间散见1

安阳民间散见2

《梦斋》77

图2



反面

安阳民间散见3

清理后摆放

《合集》4417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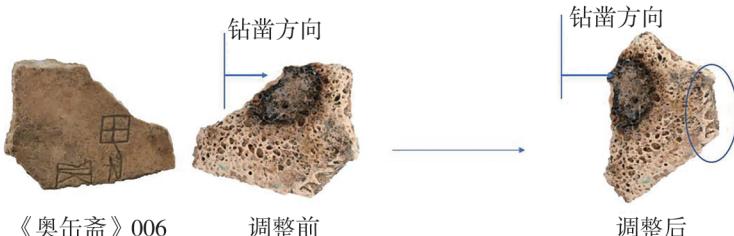


图4

详参张然、刘燕茹《从仿刻视角考察近年甲骨作伪现象》一文